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慈湖詩傳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讀魯論爲政之二章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蓋三百之詩今卽二南觀之詠夫婦男女之事者殆十之七而關雎爲風始所詠乃至反側思服并見乎辭則詩固有不可甚解者矣久之乃悟魯論所記聖人之言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詩而誤會其意者則無邪之教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然從來說詩者規規于章句訓故不失之碎則失之泥而究宣義理者又往往穿鑿以文已之說要於溫柔敦厚之旨去之旣遠至於魯論無邪

之教尤多昧焉求其符於聖訓釐然有當於人心之本者其惟慈湖詩傳乎慈湖說易既駭怪流俗被異端之斥說詩亦迴不猶人以故千百年來訾訾之者往往而有然其務從本心證入究極義理期歸至當博覽廣證訓釋至精如謂將仲子叔于田諸什并非刺詩不當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又謂晨風之二章六駮疑赤駮之訛下章山有芭棣隰有樹檖皆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棣如櫻桃可食楊檖實似梨而小一名赤羅又名山梨

又名鹿梨亦名鼠梨櫟駁棣槎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  
材皆可用也凡此類皆駁毛義卽左傳爾雅釋文時亦  
在駁辨之列淺學者視此乃不能無駭異矣然細紬繹  
詩意懷畏無折仁武美好之云反復言之豈可謂刺朱  
子於將仲子亦不謂其爲刺詩於大叔于田旣曰鄭人  
愛之如此又曰喜其無傷是叔于田二詩賦實事也卽  
將仲子亦賦實事初無刺意若微諷莊公以戒抑叔段  
則容有之耳至於晨風之六駁朱亦據陸疏釋作梓榆  
是慈湖與朱傳多同世之訾訾慈湖者正蹈淺薄耳余

曩既校刊慈湖易傳茲復取其詩傳刊行之謹引其說  
之一二冠於篇端以證其言大率根據魯論無邪之教  
而復紬繹經辭爲之者絕非駁難立異穿鑿文飾之比  
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雲者慈湖於當時已得  
樓攻媿之賞音謂皆前輩所未發今余敘此書而刊之  
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民  
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  
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尙載其名而朱  
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  
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蓋竑之所錄皆據史志  
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  
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哀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  
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

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獨缺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卽已殘缺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

爲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  
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  
姓以六駁爲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  
閒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  
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  
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證訓詁則自齊魯  
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  
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  
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

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  
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尙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  
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  
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卽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  
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  
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  
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  
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  
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  
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  
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  
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

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  
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  
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苟自信其本有  
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  
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  
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  
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  
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  
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

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

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

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閒取焉

案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慈湖詩傳目錄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